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七上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七上　宋　袁樞　撰

唐平東都　李密　王世充

隋煬帝大業九年　禮部尚書楊玄感驍勇便騎射好讀書喜賓客海內知名之士多與之遊與蒲山公李密善密弼之曾孫也少有才畧志氣雄遠輕財好士為左親侍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向者左仗下黑色小兒瞻視異常勿令宿衛述乃諷密使稱病自免密遂屏人事專

務讀書嘗乗黄牛讀漢書楊素遇而異之因召至家與語大悦謂其子玄感等曰李密識度如此汝等不及也由是玄感與為深交時或侮之密曰人言當指實寧可面諛若決機兩陳之間喑嗚咄嗟使敵人震懾密不如公驅策天下賢俊各申其用公不如密豈可以階級稍崇而輕天下士大夫耶玄感笑而服之素恃功驕倨朝宴之際或失臣禮帝心銜而不言素亦覺之及素薨帝謂近臣曰使素不死終當族滅玄感頗知之且自以累

世貴顯在朝文武多父之故吏見朝政日紊而帝多猜忌内不自安乃與諸弟潛謀作亂帝方事征伐玄感自言世荷國恩願爲將領帝喜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固不虛也由是寵遇日隆頗預朝政帝伐高麗命玄感於黎陽督運遂與虎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趙懷義等謀故逗遛漕運不時進發欲令度遼諸軍乏食帝遣使者促之玄感揚言水路多盜不可前後而發玄感弟虎賁郎將玄縱鷹揚郎將萬石並從幸遼東玄感潛

遣人召之二人皆亡還萬石至高陽為監事許華所執斬於涿郡時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趣平壤玄感遣家奴偽為使者從東方來詐稱護兒反六月乙巳玄感入黎陽縣閉城大索男夫取帆布為牟甲署官屬皆准開皇之舊移書傍郡以討護兒為名各令發兵會於倉所郡縣官有幹用者玄感皆以運糧追集之以趙懷義為衛州刺史東光尉元務本為黎州刺史河內郡主簿唐禕為懷州刺史治書侍御史游

元督運在黎陽玄感謂曰獨夫肆虐陷身絶域此天亡之時也我今親帥義兵以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曰尊公荷國寵靈近古無比公之弟兄青紫交映當謂竭誠盡節上荅鴻恩豈意墳土未乾親圖反噬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玄感怒而囚之屢脅以兵不能屈乃殺之元明根之孫也玄感選運夫少壯者得五千餘人丹陽宣城篙梢三千餘人刑三牲誓衆且諭之曰主上無道不以百姓為念天下騷擾死遼東者以萬計今與君等

起兵以救兆民之弊何如衆皆踴躍稱萬歲乃勒兵部分唐禕自玄感所逃歸河内先是玄感陰遣家僮至長安召李密及弟玄挺赴黎陽及舉兵密適至玄感大喜以為謀主謂密曰子常以濟物為已任今其時矣計將安出密曰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去幽州猶隔千里南有巨海北有彊胡中間一道理極艱危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據臨渝之險扼其咽喉歸路既絶高麗聞之必躡其後不過旬月資糧皆盡其衆不降則潰可不戰

而擒此上計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關中四塞天府之國雖有衛文昇不足為意今帥衆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收其豪傑撫其士民據險而守之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簡精銳晝夜倍道襲取東都以號令四方但恐唐禕告之先已固守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僕所知也玄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先取之足以動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公之下計乃上策

也遂引兵向洛陽遣楊玄挺將驍勇千人為前鋒先取河内唐禕據城拒守玄挺無所獲禕又使人告東都越王侗與樊子蓋等勒兵為備修武民相帥守臨清關玄感不得度乃於汲郡南渡河從之者如市使弟積善將兵三千自偃師南縁洛水西入玄挺自白司馬坂逾邙山南入玄感將三千餘人隨其後相去十里許自稱大軍其兵皆執單刀柳楯無弓矢甲胄東都遣河南令達奚善意將精兵五千人拒積善將作監河南贊治裴弘

策將八千人拒玄挺善意渡洛南營於漢王寺明日積善兵至不戰自潰鎧仗皆為積善所取弘策出至白司馬坂一戰敗走棄鎧仗者大半玄挺亦不追弘策退三四里收散兵復結陳以待之玄挺徐至坐息良久忽起擊之弘策又敗如是五戰丙辰玄挺直抵太陽門弘策將十餘騎馳入宮城自餘無一人返者皆歸於玄感之感也上春門每誓衆曰我身為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不顧滅族者但為天下解倒懸之

急耳衆皆悅父老爭獻牛酒子弟詣軍門請自效者日以千數内史舍人韋福嗣洸之兄子也從軍出拒玄感為玄感所獲玄感厚禮之使與其黨胡師耽共掌文翰玄感令福嗣為書遺樊子蓋數帝罪惡云今欲廢昏立明願勿拘小禮自貽伊戚樊子蓋新自外藩入為京官東都舊官多慢之至於部分軍事未甚承稟裴弘策與子蓋同班前出討賊失利子蓋更使出戰不肯行子蓋命引出斬之以徇國子祭酒河東楊汪小有不恭子蓋

又將斬之汪頓首流血乃得免於是將吏震肅無敢仰視令行禁止玄感盡銳攻城子蓋隨方拒守玄感不能克然達官子弟應募從軍者聞弘策死皆不敢入城韓擒虎子世諤觀王雄子恭道虞世基子柔來護兒子淵裴蘊子爽大理卿鄭善果子儼周羅睺子仲等四十餘人皆降於玄感玄感悉以親要重任委之善果譯之兄子也玄感收兵得五萬餘人分五千人守慈磵道五千守伊闕道遣韓世諤將三千人圍滎陽顧覺將五千人

取虎牢虎牢降以覺為鄭州刺史鎮虎牢代王侑使刑
部尚書衛文昇帥兵四萬救東都文昇至華陰掘楊素
塚焚其骸骨示士卒以必死遂鼓行出淆澠直趨東都
城北玄感逆拒之文昇且戰且行屯於金谷遼東城久
不拔帝遣造布囊百餘萬口滿貯土欲積為魚梁大道
濶三十步高與城齊使戰士登而攻之又作八輪樓車
高出於城夾魚梁道欲俯射城内指期將攻城内危蹙
會楊玄感反書至帝大懼引納言蘇威入帳中謂曰此

兒聰明得無為患咸曰夫識是非審成敗乃謂之聰明玄感麤疏必無所慮但恐因此寖成亂階耳帝又聞達官子弟皆在玄感所益憂之帝問太史令庾質曰玄感其有成乎質曰玄感地勢雖隆素無人望因百姓之勞冀幸成功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遣虎賁郎將陳稜攻元務本於黎陽又遣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左候衛將軍屈突通乘傳發兵以討玄感來護兒至東萊聞玄感圍東都召諸將議旋軍救之諸將咸以無敕不宜擅

還固執不從護兒厲聲曰洛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專擅在吾不關諸人有沮議者軍灋從事即日迴軍令子弘整馳驛奏聞帝時還至涿郡已敕護兒救東都見弘整甚悅賜護兒璽書曰公旋師之時是朕敕公之日君臣合意遠同符契先是右武候大將軍李子雄坐事除名令從軍自效從來護兒在東萊帝疑之詔鎖子雄送行在所子雄殺使者逃歸玄感衛文昇以步騎二萬度瀍水與玄感戰玄

感屢破之玄感每戰身先士卒所向摧陷又善撫悅其下皆樂為致死由是每戰多捷衆益盛至十萬人文昇衆寡不敵死傷大半且盡乃更進屯邙山之陽與玄感決戰一日十餘合會楊玄挺中流矢死玄感軍乃稍却

秋七月癸未餘杭民劉元進起兵以應玄感衆至數萬始楊玄感至東都自謂天下響應功在朝夕得韋福嗣委以心膂不復專任李密福嗣每畫策皆持兩端密揣知其意謂玄感曰福嗣元非同盟實懷觀望明公初

起大事而姦人在側聽其是非必為所誤請斬之玄感
曰何至於此密退謂所親曰楊公好反而不欲勝吾屬
今為虜矣李子雄勸玄感速稱尊號玄感以問密密曰
昔陳勝自欲稱王張耳諫而被外魏武將求九錫荀彧
止而見誅今者密欲正言還恐追蹤二子阿諛順意又
非密之本圖何者起兵以來雖復頻捷至於郡縣未有
從者東都守禦尚彊天下救兵益至公當挺身力戰早
定關中迺亟欲自尊何示人不廣也玄感笑而止屈突

通引軍屯河陽宇文述繼之玄感問計於李子雄子雄曰通曉習兵事若一得渡河則勝負難决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濟則樊衛失援玄感然之將拒通樊子蓋知其謀數擊其營玄感不得往通濟河軍於破陵玄感分為兩軍西抗文昇東拒通子蓋復出兵大戰玄感軍屢敗與其黨謀之李子雄曰東都援軍益至我軍數敗不可久留不如直入關中開永豐倉以賑貧乏三輔可指麾而定據有府庫東面而爭天下亦霸王之業也李密

曰弘化留守元弘嗣握彊兵在隴右可聲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關可以紿衆會華陰諸楊請為鄉導壬辰玄感解東都圍引兵西趣潼關宣言我已破東都取關西矣宇文述等諸軍躡之至弘農宫父老遮說玄感曰宫城空虚又多積粟攻之易下玄感以為然弘農太守蔡王智積謂官屬曰玄感聞大軍將至欲西圖關中若成其計則難克也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可以成擒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詈之玄感怒留攻

之李密諫曰公今詐衆西入軍事貴速況乃追兵將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大衆一散何以自全玄感不從遂攻之燒其城門智積於內益火玄感兵不得入三日不拔乃引而西至閿鄉宇文述衛文昇來護兒屈突通等軍追及之於皇天原玄感上槃豆布陳亘五十里且戰且行玄感一日三敗　八月壬寅玄感陳於董杜原諸軍擊之玄感大敗獨與十餘騎犇上洛追騎至玄感叱之皆反走至葭蘆戍獨與弟積善徒步

走自度不免謂積善曰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殺我積善抽刀斫殺之因自刺不死為追兵所執與玄感首俱送行在所磔玄感尸於東都市三日復臠而焚之玄感弟玄獎為義陽太守將赴玄感為郡丞周旋玉所殺仁行為朝請大夫伏誅於長安玄感之圍東都也梁郡民韓相國舉兵應之玄感以為河南道元帥旬日間衆十餘萬攻剽郡縣至襄城聞玄感敗衆稍散為吏所獲傳首東都　楊玄感之西也韋福嗣亡詣東都歸首是時

如其比者皆不問樊子蓋收玄感文簿得其書草封以
呈帝帝命執送行在李密亡命為人所獲亦送東都樊
子蓋鎖送福嗣密及楊積善王仲伯等十餘人詣高陽
密與王仲伯等竊謀亡去悉使出其所賫金以示使者
曰吾等死日此金並留付公幸用相瘞其餘即皆報德
使者利其金許諾防禁漸弛密請通市酒食每宴飲諠
譁竟夕使者不以為意行至魏郡石梁驛飲防守者皆
醉穿牆而逸密呼韋福嗣同去福嗣曰我無罪天子不

過一面責我耳至高陽帝以書草示福嗣收付大理諸應刑者肢體糜碎積善福嗣仍加車裂

十二年　李密之亡也往依郝孝德孝德不禮之又入王薄薄亦不之竒也密困乏至削樹皮而食之匿於淮陽村舍變姓名聚徒教授郡縣疑而捕之密亡去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君明不敢舍匿轉寄密於遊俠王秀才家秀才以女妻之君明從姪懐義告其事帝令懐義自齎敕書與梁郡通守楊汪相知收捕汪遣兵圍秀

才宅適值寇出外由是獲免君明秀才皆死韋城翟讓為東都灋曹坐事當斬獄吏黄君漢奇其驍勇夜中潛謂讓曰翟灋司天時人事抑亦可知豈能守死獄中乎讓驚喜叩頭曰讓圈牢之豕死生唯黄曹主所命君漢即破械出之讓再拜曰讓蒙再生之恩則幸矣奈黄曹主何因泣下君漢怒曰本以公為大丈夫可救生民之命故不顧其死以奉脫柰何反效兒女子涕泣相謝乎君但努力自免勿憂吾也讓遂亡命於瓦崗為羣盜同

郡單雄信驍健善用馬槊聚少年往從之離狐徐世勣家於衛南年十七有勇略說讓曰東郡於公與勣皆為鄉里人多相識不宜侵掠滎陽梁郡汴水所經剽行舟商旅足以自資讓然之引衆入二郡界掠公私船資用豐給附者益衆聚徒至萬餘人時又有外黄王當仁濟陽王伯當韋城周文舉雍丘李公逸等皆擁衆為盜李密自雍丘亡命往來諸帥間說以取天下之策始皆不信久之稍以為然相謂曰斯人公卿子孫志氣若是今

人人皆云楊氏將滅李氏將興吾聞王者不死斯人再三獲濟豈非其人乎由是漸敬密密察諸帥唯翟讓最彊乃因王伯當以見讓為讓畫策往說諸小盜皆下之讓悅稍親近密與之計事密因說讓曰劉項皆起布衣為帝王今主昏於上民怨於下銳兵盡於遼東和親絕於突厥方乃巡遊揚越委棄東都此亦劉項奮起之會也以足下雄才大畧士馬精銳席卷三京誅滅暴虐隋氏不足亡也讓謝曰吾儕羣盜日夕偷生草間君之言

者非吾所及也會有李玄英者自東都逃來經歷諸賊求訪李密曰斯人當代隋家人問其故玄英言比來民間謠歌有桃李章曰桃李子皇后繞揚州宛轉花園裏勿浪語誰道許桃李子謂逃亡者李氏之子也皇與后皆君也宛轉花園裏謂天子在揚州無還日將轉於溝壑也勿浪語誰道許者密也既與密遇遂委身事之前宋城尉齊郡房彥藻自負其才恨不為時用預於楊玄感之謀變姓名亡命遇密於梁宋之間遂與之俱遊漢

河偏入諸賊說其豪傑還曰從者數百人仍為遊客處於讓營讓見密為豪傑所歸欲從其計猶豫未決有賈雄者曉陰陽占候為讓軍師言無不用密深結於雄使之託術數以說讓雄許諾懐之未發會讓召雄告以密所言問其可否對曰吉不可言又曰公自立恐未必成若立斯人事無不濟讓曰如卿言蒲山公當自立何來從我對曰事有相因所以來者將軍姓翟翟者澤也蒲非澤不生故須將軍也讓然之與密情好日篤密因說

讓曰今四海糜沸不得耕耘公士衆雖多食無倉廩唯資野掠常苦不給若曠日持久加以大敵臨之必渙然離散未若先取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後與人爭利讓從之於是破金隄關攻滎陽諸縣多下之滎陽太守郇王慶弘之子也不能討帝徙張須陁為滎陽通守以討之庚戌須陁引兵擊讓讓數為須陁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避之密曰須陁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既驕且狠可一戰擒也公但列陳以待密保為公破之讓不

得已勒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伏於大海寺北林間須陁素輕讓方陳而前讓與戰不利須陁乘之逐北十餘里密發伏掩之須陁兵敗密與讓及徐世勣王伯當合軍圍之須陁潰圍出左右不能盡出須陁躍馬復入救之來往數四遂戰死所部兵晝夜號哭數日不止河南郡縣為之喪氣鷹揚郎將河東賈務本為須陁之副亦被傷帥餘衆五千餘人犇梁郡務本尋卒詔以光祿大夫裴仁基為河南道討捕大使代領其衆徙鎮虎牢讓

乃令密建牙别統所部號蒲山公營密部分嚴整凡號
令士卒雖盛夏皆如背負霜雪躬服儉素所得金寶悉
頒賜麾下由是人為之用麾下士卒多為讓士卒所陵
辱以威約有素不敢報也讓謂密曰今資糧粗足意欲
還向瓦崗公若不往唯公所適讓從此别矣讓帥輜重
東引密亦西行至康城説下數城大獲資儲讓尋悔復
引兵從密
恭帝義寧元年春二月李密説翟讓曰今東都空虚兵

不素練越王沖幼越王太子昭之子侗煬帝命留守東都留守諸官政令不壹士民離心段達元文都闇而無謀以僕料之彼非將軍之敵若將軍能用僕計天下可指麾而定也乃遣其黨裴叔方覘東都虛實留守官司覺之始為守禦之備且馳表告江都密謂讓曰事勢如此不可不發兵瀍曰先則制於巳後則制於人今百姓饑饉洛口倉多積粟去都百里有餘將軍若親帥大衆輕行掩襲彼遠未能救又先無預備取之如拾遺耳比其聞知吾巳獲之

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衆一朝可集枕威養銳以逸待勞縱彼能來吾有備矣然後檄召四方引賢豪而資計策選驍悍而授兵柄除亡隋之社稷布將軍之政令豈不盛哉讓曰此英雄之畧非僕所堪惟君之命盡力從事請君先發僕為後殿庚寅密讓將精兵七千人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興洛倉破之開倉恣民所取老弱繈負道路相屬朝散大夫時德叡以尉氏應密前宿城令祖君彥自昌平往歸之君彥珽之

子也博學彊記文辭贍敏著名海内吏部侍郎薛道衡嘗薦之於高祖高祖曰是歌殺斛律明月人兒邪朕不須此輩煬帝即位尤疾其名依常調選東平郡書佐檢校宿城令君彦自負其才恒鬱鬱思亂密素聞其名得之大喜引為上客軍中書檄悉以委之越王侗遣虎賁郎將劉長恭光祿少卿房崱帥步騎三萬五千討密時東都人皆以密為饑賊盜米烏合易破爭來應募國子三館學士及貴勝親戚皆來從軍器械修整衣服鮮華

旌旗鉦鼓甚盛長恭等當其前使河南討捕使裴仁基等將所部兵自氾水西入以掩其後約十一日會於倉城南密讓具知其計東都兵先至士卒未朝食長恭等驅之渡洛水陳於石子河西南北十餘里密讓選驍雄分為十隊令四隊伏橫嶺下以待仁基以六隊陳於石子河東長恭等見密兵少輕之讓先接戰不利密帥麾下橫衝之隋兵饑疲遂大敗長恭等解衣潛竄得免犇還東都士卒死者什五六越王侗釋長恭等罪慰撫之

密讓盡收其輜重器甲威聲大振讓於是推密爲主上密號爲魏公庚子設壇場即位稱元年大赦其文書行下稱行軍元帥府其魏公府置三司六衛元帥府置長史以下官屬拜翟讓爲上柱國司徒東郡公亦置長史以下官減元帥府之半以單雄信爲左武候大將軍徐世勣爲右武候大將軍各領所部房彥藻爲元帥左長史東郡邴元真爲右長史楊德方爲左司馬鄭德韜爲右司馬祖君彥爲記室其餘封拜各有差於是趙魏以

南江淮以北羣盜莫不響應孟讓郝孝德王德仁及濟陰房獻伯上谷王君廓長平李士才淮陽魏六兒李德謙譙郡張遷魏郡李文相譙郡黒社白社濟北張青特上洛周北洮胡驢賊等皆歸密密悉拜官爵使各領其衆置百營簿以領之道路降者不絶如流衆至數十萬乃命其護軍田茂廣築洛口城周四十里而居之密遣房彦藻將兵東略地取安陸汝南淮安濟陽河南郡縣多陷於密　夏四月李密以孟讓為揔管齊郡公己丑

夜讓帥步騎二千入東都外郭燒掠豐都市比曉而去於是東都居民悉遷入宮城臺省府寺皆滿鞏縣長柴孝和監察御史鄭頲以城降密以孝和為護軍頲為右長史裴仁基每破賊得軍資悉以賞士卒監軍御史蕭懷靜不許士卒怨之懷靜又屢求仁基長短劾奏之倉城之戰仁基失期不至聞劉長恭等敗懼不敢進屯百花谷固壘自守又恐獲罪於朝李密知其狼狽使人說之啗以厚利賈務本之子閏甫在軍中勸仁基降密

仁基曰如蕭御史何閆甫曰蕭君如栖上雞若不知機變在明公一刀耳仁基從之遣閆甫詣密請降密大喜以閆甫為元帥府司兵參軍兼直記室事使之復命遺仁基書慰納之仁基還屯虎牢蕭懷静密表其事仁基知之遂殺懷静帥其衆以虎牢降密密以仁基為上柱國河東公仁基子行儼驍勇善戰密亦以為上柱國絳郡公密得秦叔寶及東阿程齩金皆用為驃騎選軍中尤驍勇者八千人分隷四驃騎以自衛號曰内軍常曰

此八千人足當百萬敵金更名知節羅士信趙仁基皆
帥衆歸密密署為總管使各統所部癸巳密遣裴仁基
孟讓帥二萬餘人襲回洛東倉破之遂燒天津橋縱兵
大掠東都出兵擊之仁基等敗走密自帥衆屯回洛倉
東都兵尚二十餘萬人乘城擊柝晝夜不解甲密攻偃
師金墉皆不克乙未還洛口東都城内乏糧而布帛山
積至以絹為汲綆然布以爨越王侗使人運回洛倉米
入城遣兵五千屯豐都市五千屯上春門五千屯北邙

山為九營首尾相應以備密丁酉房獻伯陷汝陰淮陽太守趙陁舉郡降密己亥密帥衆三萬復據回洛倉大修營塹以逼東都段達等出兵七萬拒之辛丑戰於倉北隋兵敗走丁未密使其幕府移檄郡縣數煬帝十罪且曰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祖君彥之辭也　五月煬帝命監門將軍涇陽龎玉虎賁郎將霍世舉將關內兵援東都柴孝和說李密曰秦地山川之固秦漢所憑以成王業者也今不若使翟司徒

守洛口裴柱國守回洛明公自簡精銳西襲長安既克
京邑業固兵彊然後東向以平河洛傳檄而天下定矣
方今隋失其鹿豪傑競逐不早為之必有先我者悔無
及矣密曰此誠上策吾亦思之久矣但昏主尚存從兵
猶衆我所部皆山東人見洛陽未下誰肯從我西入諸
將出於羣盜留之各競雌雄如此則大業隳矣孝和曰
然則大軍既未可西上僕請間行觀釁密許之孝和與
數十騎至陝縣山賊歸之者萬餘人時密兵鋒甚銳每

入苑與隋兵連戰會密為流矢所中卧營中丁丑越王侗使段達與龎玉等夜出陳於回洛倉西北密與裴仁基出戰達等大破之殺傷太半密乃棄回洛犇洛口龎玉霍世舉軍於偃師柴孝和之衆聞密退各散去孝和輕騎歸密楊德方鄭德韜皆死密以鄭頲為左司馬滎陽鄭乾象為右司馬　六月李密復帥衆向東都丙申大戰於平樂園密左騎右步中列彊弩鳴千鼓以衝之東都兵大敗密復取回洛倉　秋七月煬帝遣江都

通守王世充將江淮勁卒將軍王隆帥邛黄蠻河北大使太常少卿韋霽河南大使虎牙郎將王辯等各帥所領同赴東都相知討李密霽世康之子也　煬帝詔左禦衛大將軍涿郡留守薛世雄將燕地精兵三萬討李密命王世充等諸將皆受世雄節度軍所過盜賊隨便誅翦　九月武陽郡丞元寶藏以郡降李密甲寅密以寶藏為上柱國武陽公寶藏使其客鉅鹿魏徵為啟謝密且請改武陽為魏州又請帥所部西取魏郡南會諸

將取黎陽倉密喜即以寶藏為魏州揔管召魏徵為元帥府文學參軍掌記室徵少孤貧好讀書有大志落拓不事生業始為道士寶藏召典書記密愛其文辭故召之初貴鄉長弘農魏德深為政清静不嚴而治遼東之役徵税百端使者旁午責成郡縣民不堪命唯貴鄉閭里不擾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元寶藏受詔捕賊數調器械動以軍法從事其鄰城營造皆聚於聽事官吏遞相督責晝夜諠囂猶不能濟德深聽隨便修營

官府寂然恒若無事唯戒吏以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民各自竭心常為諸縣之最縣民愛之如父母寶藏深喜其能遣將千兵赴東都所領兵聞寶藏降密思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返或勸之降密皆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何忍棄去河南山東大水餓殍滿野煬帝詔開黎陽倉賑之吏不時給死者日數萬人徐世勣言於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為饑饉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勣帥麾下五千人自原武濟河會元

寶藏郝孝德李文相及洹水賊帥張升清河賊帥趙君德共襲破黎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二十餘萬武安永安義陽弋陽齊郡相繼降密竇建德朱粲之徒亦遣使附密密以粲為揚州摠管鄧公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以為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鋭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　王世充韋霽王辯及河内

通守孟善誼河陽郡尉獨孤武都各帥所領會東都唯王隆後期不至已未越王侗使虎賁郎將劉長恭等帥留守兵龐玉等帥偃師兵與世充等合十餘萬衆擊李密於洛口與密夾洛水相守煬帝詔諸軍皆受世充節度帝遣攝江都郡丞馮慈明向東都為密所獲密素聞其名延坐勞問禮意甚厚因謂曰隋祚已盡公能與孤共立大功乎慈明曰公家歷事先朝榮祿兼備不能善守門閥乃與玄感舉兵偶脫網羅得有今日唯圖反噬

未諭高旨莽卓敦玄非不彊盛一朝夷滅罪及祖宗僕死而後已不敢聞命密怒囚之慈明説防人席務本使亡走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論賊形勢至雍邱為密將李公逸所獲密又義而釋之出至營門翟讓殺之慈明子琮之子也密之克洛口也箕山府郎將張季珣固守不下密以其寡弱遣人呼之季珣罵密極口密怒遣兵攻之不能克時密衆數十萬在其城下季珣四面阻絶所領不過數百人而執志彌固誓以必死久之糧盡水

竭士卒羸病李珣撫循之一無離散自三月至於是月城遂陷李珣見密不肯拜曰天子爪牙何容拜賊密猶欲降之誘諭終不屈乃殺之李珣祥之子也　冬十月壬寅王世充夜渡洛水營於黒石明日分兵守營自將精兵陳於洛北李密聞之引兵渡洛逆戰密兵大敗柴孝和溺死密帥麾下精騎渡洛南餘衆東走月城世充追圍之密自洛南策馬直趣黒石營中懼連舉六烽世充釋月城之圍狼狽自救密還與戰大破之斬首三千

餘級　王世充自洛北之敗堅壁不出越王侗遣使勞之世充慙懼請戰於密丙辰世充與密夾石子河而陳密布陳南北十餘里翟讓先與世充戰不利而退世充逐之王伯當裴仁基從旁橫斷其後密勒中軍擊之世充大敗西走翟讓司馬王儒信勸讓自為大冢宰摠統衆軍以奪密權讓不從讓兄柱國滎陽公弘粗愚人也謂讓曰天子汝當自為柰何與人汝不為者我當為之讓但大笑不以為意密聞而惡之刺史崔世樞自鄢陵

初附於密讓囚之私府責其貨世楅營錢未辨遽欲加
刑讓召元帥府記室邢義期博逡巡未就杖之八十讓
謂左長史房彥藻曰君前破汝南大得寶貨獨與魏公
全不與我魏公我之所立事未可知彥藻懼以狀告密
因與左司馬鄭頲共說密曰讓貪愎不仁有無君之心
宜早圖之密曰今安危未定遽相誅殺何以示遠頲曰
毒虵螫手壯夫解腕所全者大故也彼先得志悔無所
及密乃從之置酒召讓戊午讓與兄弘及兄子司徒府

長史厙傒同詣密密與讓弘裴仁基郝孝德共坐單雄
信等皆立侍房彦藻鄭頲往來檢校密曰今日與達官
飲不須多人左右止留數人給使而已密左右皆引去
讓左右猶在彦藻白密曰今方為樂天時甚寒司徒左
右請給酒食密曰聽司徒進止讓應曰甚佳乃引讓左
右盡出獨密下壯士蔡建德持刀立侍食未進密出良
弓與讓習射讓方引滿建德自後斫之踣於牀前聲若
牛吼并弘厙傒儒信皆殺之徐世勣走出門者斫之傷

勁王伯當遥訶止之單雄信叩頭請命密釋之左右驚

擾莫知所為密大言曰與君等同起義兵本除暴亂司

徒專行貪虐陵辱羣僚無復上下今所誅止其一家諸

君無預也命扶徐世勣置幕下親為傅創讓麾下欲散

密使單雄信前往宣慰密尋獨騎入其營歴加撫諭令

世勣雄信伯當分領其衆中外遂定讓殘忍摩侯猜忌

儒信貪縱故死之日所部無哀之者然密之將佐始有

自疑之心矣始王世充知讓與密必不久睦冀其相圖

得從而乘之及聞讓死大失望歎曰李密天資明決為
龍為蛇固不可測也　十二月庚子王世充軍士有亡
降李密者密問世充軍中何所為軍士曰比見益募兵
再饗將士不知何故密謂裴仁基曰吾幾落奴度中光
禄知之乎吾久不出兵世充芻糧將竭求戰不得故募
兵饗士欲乘月晦以襲倉城耳宜速備之乃命平原公
郝孝德琅邪公王伯當齊郡公孟讓勒兵分屯倉城之
側以待之其夕三鼓世充兵果至伯當先遇之與戰不

利世充兵即陵城摠管魯儒拒却之伯當更收兵擊之世充大敗斬其驍將費青奴士卒戰溺死者千餘人世充屢與密戰不勝越王侗遣使勞之世充訴以兵少數戰疲弊侗以兵七萬益之

唐高祖武德元年春正月王世充既得東都兵進擊李密於洛北敗之遂屯鞏北辛酉世充命諸軍各造浮橋渡洛擊密橋先成者先進前後不一虎賁郎將王辯破密外栅密營中驚擾將潰世充不知鳴角收衆密因帥

敢死士乘之世充大敗爭橋溺死者萬餘人王辯死世充僅自免洛北諸軍皆潰世充不敢入東都北趣河陽是夜疾風寒雨軍士涉水沾濕道路凍死者又以萬數世充獨與數千人至河陽自繫獄請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召還東都賜金帛美女以安其意世充收合亡散復得萬餘人屯含嘉城不敢復出密乘勝進據金墉城修其門城廬舍而居之鉦鼓聲聞於東都未幾擁兵三十餘萬陳於北邙南逼上春門乙丑金紫光祿大夫段達

民部尚書韋津出兵拒之達望見密兵盛懼而先還密縱兵乘之軍遂潰韋津死於是偃師柏谷及河陽都尉獨孤武都檢校河内郡丞柳燮職方郎柳續等各舉所部降於密竇建德朱粲孟海公徐圓朗等並遣使奉表勸進密官屬裴仁基等亦上表請正位號密曰東都未平不可議此

戊辰唐王以世子建成為左元帥秦公世民為右元帥督諸軍十餘萬人救東都　東都之食太府卿元文都等募守城者不食公糧進散官二品

於是商賈執象而朝者不可勝數　二月李密遣房彥藻鄭頲等東出黎陽分道招慰州縣以梁郡太守楊汪為上柱國宋州揔管又以手書與之曰昔在雍丘曾相追捕射鉤斬袂不敢庶幾汪遣使往來通意密亦羈縻待之彥藻以書招竇建德使來見密建德復書卑辭厚禮託以羅藝南侵請捍禦北垂彥藻還至衛州賊帥王德仁邀殺之德仁有衆數萬據林慮山四出抄掠為數州之患　夏四月世子建成等至東都軍於芳華苑東

都閉門不出遣人招諭不應李密出軍爭之小戰各引去城中人多欲為内應者趙公世民曰吾新定關中根本未固懸軍遠來雖得東都不能守也遂不受戊寅引軍還　東都號令不出四門人無固志朝議郎段世弘等謀應西師會西師已還乃遣人招李密期以己亥夜納之事覺越王命王世充討誅之密聞城中已定乃還

五月王德仁既殺房彥藻李密遣徐世勣討之德仁兵敗甲寅與武安通守袁子幹皆來降詔以德仁為鄴

郡太守　隋煬帝凶聞至東都戊辰留守官奉越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皇泰以段達為納言陳國公王世充為納言鄭國公元文都為內史令魯國公皇甫無逸為兵部尚書杞國公又以盧楚為內史令郭文懿為內史侍郎趙長文為黃門侍郎共掌朝政時人號七貴皇泰主眉目如畫温厚仁愛風格儼然　東都聞宇文化及西來上下震懼有蓋琮者上疏請說李密與之合勢拒化及文都謂盧楚等曰今讎恥未雪而兵力不足若

赦密罪使擊化及兩賊自鬬吾徐承其弊化及既破密兵亦疲又其將士利吾官賞易可離間并密亦可擒也楚等皆以為然即以琮為通直散騎常侍齎敕書賜密

密與東都相持日久又東拒化及常畏東都議其後見蓋琮至大喜遂上表乞降請討滅化及以贖罪送所獲凶黨雄武郎將于洪建遣元帥府記室參軍李儉上開府徐師謩等入見皇泰主命戮洪建於左掖門外元文都等以密降為誠實盛飾賓館於宣仁門東皇泰主

引見儉等以儉為司農卿師譽為尚書右丞册拜寀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以徐世勣為右武候大將軍仍下詔稱寀忠款且曰其用兵機畧一禀魏公節度　元文都等喜於和解謂天下可定置酒作樂王世充作色曰朝廷官爵乃以與賊志欲何為耶文都等亦疑世充由是有隙　秋七月皇泰主遣大理卿張權鴻臚卿崔善福賜李寀書曰今日以前咸共刷蕩使至以後彼此通懐

七政之重佇公匡弼九伐之利委公指揮權等既至竇
北面拜受詔書既無西慮悉以精兵東拒化及竇知化
及軍糧且盡因偽與和化及大喜恣其兵食冀竇饋之
會竇下有人獲罪亡抵化及具言其情化及大怒其食
又盡乃度永濟渠與竇戰于童山之下自辰達酉竇為
流矢所中墮馬悶絶左右犇散追兵且至唯秦叔寶獨
捍衛之竇由是獲免叔寶復收兵與之力戰化及乃退
化及入汲郡求軍糧又遣使拷掠東郡吏民以責米粟

王軌等不堪其弊遣通事舍人許敬宗詣密請降密以軌為滑州總管以敬宗為元帥府記室與魏徵共掌文翰房公蘇威在東郡隨衆降密化及聞王軌叛大懼自汲郡引兵欲取以北諸郡其將陳智略帥嶺南驍果萬餘人樊文超帥江淮排𥎞張童兒帥江東驍果數千人皆降於密化及猶有衆二萬北趣魏縣密知其無能為西還鞏洛留徐世勣以備之　李密每戰勝輙遣使告捷於皇泰主隋人皆喜王世充獨謂其麾下曰元文都輩刀筆

吏耳吾觀其埶必為李密所擒且吾軍士屢與密戰沒其父兄子弟前後已多一旦為之下吾屬無類矣欲以激怒其衆文都聞之大懼與盧楚等謀因世充入朝伏甲誅之段達性庸懦恐事不就遣其壻張志以楚等謀告世充戊午夜三皷世充勒兵襲含嘉門元文都聞變入奉皇泰主御乾陽殿陳兵自衛命諸將閉門拒守將軍跋野綱將兵遇世充下馬降之將軍費曜田闍戰於門外不利文都自將宿衛兵欲出玄武門以襲其後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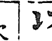
秋監段瑜稱求門鑰不獲稽留遂久天且曙文都引兵復欲出太陽門逆戰還至乾陽殿世充已攻太陽門得入皇甫無逸棄母及妻子斫右掖門西犇長安盧楚匿於大官署世充之黨擒之至興教門見世充世充令亂斬殺之進攻紫微宮門皇泰主使人登紫微觀問稱兵欲何為世充下馬謝曰元文都盧楚等橫見規圖請殺文都甘從刑典段達乃令將軍黄桃樹執送文都文都顧謂皇泰主曰臣今朝死陛下夕及矣皇泰主慟哭遣

之出與教門亂斬如盧楚并殺盧元諸子段達又以皇
泰主命開門納世充世充悉遣人代宿衛者然後入見
皇泰主於乾陽殿皇泰主謂世充曰擅相誅殺曽不聞
奏豈為臣之道乎公欲肆其彊力敢及我邪世充拜伏
流涕謝曰臣蒙先皇采拔粉骨非報文都等包藏禍心
欲召李密以危社稷疾臣違異深積猜嫌臣迫於救死
不暇聞奏若内懷不臧違負陛下天地日月實所照臨
使臣闔門殄滅無復遺類詞涙俱發皇泰主以為誠引

令升殿與語久之因與俱入見皇太后世充被髮為誓不敢有二心乃以世充為左僕射摠督内外諸軍事比及日中捕獲趙長文郭文懿殺之然後巡城告諭以誅元盧之意世充自含嘉城移居尚書省漸結黨援恣行威福用兄世惲為内史令入居禁中子弟咸典兵馬分政事為十頭悉以其黨主之勢震内外莫不趨附皇泰主拱手而已　李密將入朝至温閗元文都等死乃還金墉東都大饑私錢濫惡大半雜以錫鐶其細如綫米

斛直錢八九萬初李密嘗受業於儒生徐文遠文遠為
皇泰主國子祭酒自出樵采為密軍所得密令文遠南
面坐備弟子禮北面拜之文遠曰老夫旣荷厚禮敢不
盡言未審將軍之志欲為伊霍以繼絶扶傾乎則老夫
雖遲暮猶願盡力若為莽卓乘危邀利則無所用老夫
矣密頓首曰昨奉朝命備位上公冀竭庸虛匡濟國難
此密之本志也文遠曰將軍名臣之子失塗至此若能
不遠而復猶不失為忠義之臣及王世充殺元文都等

密復問計於文遠文遠曰世充亦門人也其為人殘忍褊隘既乘此勢必有異圖將軍前計為不諧矣非破世充不可入朝也密曰始謂先生儒者不達時事今乃坐決大計何其明也文遠孝嗣之玄孫也　初李密既殺翟讓頗自驕矜不恤士衆倉粟雖多無府庫錢帛戰士有功無以為賞又厚撫初附之人衆心頗怨徐世勣嘗因宴會刺譏其短密不懌使世勣出鎮黎陽雖名委任實亦疎之密開洛口倉散米無防守典當者又無文券



取之者隨意多少或離倉之後力不能致委棄衢路自倉城至郭門米厚數寸為車馬所轥踐羣盜來就食者并家屬近百萬口無甕盎織荆筐淘米洛水兩岸十里之間望之皆如白沙密喜謂賈閏甫曰此可謂足食矣閏甫對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今民所以襁負如流而至者以所天在此故也而有司曾無愛吝屑越如此竊恐一旦米盡民散明公孰與成大業哉密謝之即以閏甫判司倉參軍事密以東都兵數敗微弱而將相

自相屠滅謂朝夕可平王世充既專大權厚賞將士繕治器械亦陰圖取密時隋軍乏食密軍少衣世充請交易密難之長史邴元真等各求私利勸密許之先是東都人歸密者日以百數既得食降者益少密悔而止密破宇文化及還其勁卒良馬多死士卒疲病世充欲乘其弊擊之恐人心不壹乃詐稱左軍衛士張永通三夢周公令宣意於世充當勒兵相助擊賊乃為周公立廟每出兵輒先祈禱世充令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

李密當有大功不即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信妖言
皆請戰世充簡練精銳得二萬餘人馬二千餘匹壬子
出師擊密旗幡之上皆書永通字軍容甚盛癸丑至偃
師營於通濟渠南作三橋於渠上密留王伯當守金墉
自引精兵出偃師北阻邙山以待之密召諸將會議裴
仁基曰世充悉衆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令
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還我且
按甲世充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

破之必矣密曰公言大善今東都兵有三不可當兵仗精銳一也決計深入二也食盡求戰三也我但乗城固守蓄力以待之彼欲鬬不得求走無路不過十日世充之頭可致麾下陳智略樊文超單雄信皆曰計世充戰卒甚少屢經摧破悉已喪膽兵法曰倍則戰況不啻倍哉且江淮新附之士望因此機展其勲效及其鋒而用之可以得志於是諸將喧然欲戰者什七八密惑於衆議而從之仁基苦爭不得擊地嘆曰公後必悔之魏徵

言於長史鄭頲曰魏公雖驟勝而驍將銳卒多死戰士心怠此二者難以應敵且世充乏食志在死戰難與爭鋒未若深溝高壘以拒之不過旬月世充糧盡必自退追而擊之蔑不勝矣頲曰此老生之常談耳徵曰此乃奇策何謂常談拂衣而起程知節將內馬軍與密同營在北邙山上單雄信將外馬軍營於偃師城北世充遣數百騎度通濟渠攻雄信營密遣裴行儼與知節助之行儼先馳赴敵中流矢墜於地知節救之殺數人世充

軍披靡乃抱行儼重騎而還為世充騎所逐刺槊洞過
知節迴身捩折其槊兼斬追者與行儼俱免會日暮各
斂兵還營密驍將長孫樂等十許人皆被重創密新破
宇文化及有輕世充之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二百
餘騎潛入北山伏谿谷中命軍士皆秣馬蓐食甲寅旦
將戰世充誓衆曰今日之戰非直爭勝負死生之分在
此一舉若其捷也富貴固所不論若其不捷必無一人
獲免所爭者死非獨為國各宜勉之遲明引兵薄密密

出兵應之未及成列世充縱兵擊之世充士卒皆江淮剽勇出入如飛世充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陳前譟曰已獲李密矣士卒皆呼萬歲其伏兵發乘高而下馳壓密營縱火焚其廬舍密衆大潰其將張童仁陳智略皆降密與萬餘人馳向洛口世充夜圍偃師鄭頲守偃師其部下翻城納世充初世充家屬在江都隨宇文化及至滑臺又隨王軌入李密密留於偃師欲以招世充及偃師破世充得其兄世偉

子玄應虔恕瓊等又獲密將佐裴仁基鄭頲祖君彥等數十人世充於是整兵向洛口得邴元真妻子鄭虔象母及密諸將子弟皆撫慰之令潛呼其父兄初邴元真為縣吏坐贓亡命從翟讓於瓦崗讓以其嘗為吏使掌書記及密開幕府妙選時英讓薦元真為長史密不得已用之行軍謀畫未嘗參預密西拒世充留元真守洛口倉元真性貪鄙宇文溫謂密曰不殺元真必為公患密不應元真知之陰謀叛密楊慶聞之以告密密固疑

焉至是密將入洛口城元真已遣人潛引世充兵密知而不發因與衆謀待世充兵半濟洛水然後擊之世充軍至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悉已濟矣單雄信等又勒兵自據密自度不能支帥麾下輕騎犇虎牢元真遂以城降初雄信驍捷善用馬槊名冠諸軍軍中號曰飛將彥藻以雄信輕於去就勸密除之密愛其才不忍也及密失利雄信遂以所部降世充密將如黎陽或曰殺翟讓之際徐世勣幾死今失利而就之安可保

乎時王伯當棄金墉保河陽密自虎牢歸之引諸將共議密欲南阻河北守太行東連黎陽以圖進取諸將皆曰今兵新失利衆心危懼若更停留恐叛亡不日而盡又人情不願難以成功密曰孤所恃者衆也衆既不願孤道窮矣欲自刎以謝衆伯當抱密號絶衆皆悲泣密復曰諸君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無功諸君必保富貴府掾柳燮曰明公與唐公同族兼有疇昔之好雖不陪起兵然阻東都斷隋歸路使唐公不戰而據長

安此亦公之功也衆咸曰然密又謂王伯當曰將軍室
家重大豈復與孤俱行哉伯當曰昔蕭何盡帥子弟以
從漢王伯當恨不兄弟俱從豈以公今日失利遂輕去
就乎縱分身原野亦所甘心左右莫不感激從密入關
者凡二萬人於是密之將帥州縣多降於隋　冬十月
李密將至上遣使迎勞相望於道密大喜謂其徒曰我
擁衆百萬一朝解甲歸唐山東連城數百知我在北遣
使招之亦當盡至比於竇融功亦不細豈不以一台司

見處乎已卯至長安有司供待稍薄所部兵累日不得食衆心頗怨既而以密為光禄卿上柱國賜爵邢國公密既不滿望朝臣又多輕之執政者或來求賄意甚不平獨上親禮之常呼為弟以舅子獨孤氏妻之　癸未王世充收李密美人珍寶及將卒十餘萬人還東都陳於闕下乙酉皇泰主大赦丙戌以世充為太尉尚書令内外總督諸軍事仍開太尉府備置官屬妙選人物李密摠管李育德以武陟來降拜陟州刺史其餘將佐

劉德威賈閏甫高季輔等相繼來降　上使李密迎秦王世民於豳州密自恃智略功名見上猶有傲色及見世民不覺驚服私謂殷開山曰真英主也不如是何以定禍亂乎　徐世勣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久不為朝廷所知乃自請安集山東上以為祕書丞乘傳至黎陽遺徐世勣書勸之早降世勣遂決計西向謂長史陽翟郭孝恪曰此民衆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上表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為功以邀富貴也吾實

恥之令宜籍郡縣戶口士馬之數以啟魏公使自獻之乃遣孝恪詣長安又運糧以餉淮安王神通上聞世勣使者至無表止有啟與密甚怪之孝恪具言世勣意上乃歎曰徐世勣不背德不邀功真純臣也賜姓李氏以孝恪為宋州刺史使與世勣經營虎牢以東所得州郡委之選補　李密驕貴日久又自負歸國之功朝廷待之不副本望鬱鬱不樂嘗遇大朝會密為光祿卿當進食深以為恥退以告左武衛大將軍王伯當伯當心亦

怏怏因謂密曰天下事在公度内耳今東海公在黎陽襄陽公在羅口河南兵馬屈指可計豈得久如此也密大喜乃獻策於上曰臣虛蒙榮寵安生京師曾無報效山東之衆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而撫之憑藉國威取王世充如拾地芥耳上聞密故將士多不附世充亦欲遣密往收之羣臣多諫曰李密狡猾好反今遣之如投魚於泉放虎於山必不反矣上曰帝王自有天命非小子所能取借使叛去如以蒿箭射蒿中耳今使二賊交

闢吾可以坐收其弊辛未遣容諳山東收其餘衆之未下者容請與賈閏甫偕行上許之命容及閏甫同升御榻賜食傳飲酒危曰吾三人同飲是酒以明同心善建功名以副朕意丈夫一言許人千金不易有人確執不欲弟行朕推赤心於弟非他人所能間也容閏甫再拜受命上又以王伯當為容副而遣之　十二月上遣李容分其麾下之半留華州將其半出關長史張寶德預在行中恐容亡去罪相及上封事言其必叛上意乃中

變又恐密驚駭乃降敕書勞來令密留所部徐行單騎入朝更受節度密至稠桑得敕謂賈閏甫曰敕遣我去無故復召我還天子鄉云有人確執不許此譖行矣吾今若還無復生理不若破桃林縣收其兵糧北走渡河比信達熊州吾已遠矣苟得至黎陽大事必成公意如何閏甫曰主上待明公甚厚況國家姓名著在圖讖天下終當一統明公既已委贄復生異圖任瓌史萬寶據熊穀二州此事朝舉彼兵夕至雖克桃林兵豈暇集一

稱叛逆誰復容人為明公計不若且應朝命以明元無異心自然浸潤不行更欲出就山東徐思其便可也窓怒曰唐使吾與絳灌同列何以堪之且讖文之應彼我所共今不殺我聽使東行足明王者不死縱使唐遂定關中山東終為我有天與不取乃欲束手投人公吾之心腹何意如是若不同心當斬而後行閏甫泣曰明公雖云應讖近察天人稍已相違今海內分崩人思自擅強者為雄明公奔亡甫爾誰相聽受且自翟讓受戮之

後人皆謂明公棄恩忘本今日誰肯復以所有之兵束手委公乎彼必慮公見奪逆相拒抗一朝失勢豈有容足之地哉自非荷恩殊厚者詎能深言不諱乎願明公熟思之但恐大福不再苟明公有所措身閏甫亦何辭就戮密大怒揮刃欲擊之王伯當等固請乃釋之閏甫奔熊州伯當亦止密以為未可密不從伯當乃曰義士之志不以存亡易心公必不聽伯當與公同死耳然終恐無益也密因執使者斬之庚子旦密紿桃林縣官曰

奉詔暫還京師家人請寄縣舍乃簡驍勇數十人著婦
人衣戴冪䍦藏刀裙下詐為妻妾自帥之入縣舍須臾
變服突出因據縣城驅掠徒衆直趣南山乘險而東遣
人馳告故將伊州刺史襄城張善相令以兵應接右翊
衛將軍史萬寶鎮熊州謂行軍摠管盛彥師曰李密驍
賊也又輔以王伯當今決策而叛殆不可當也彥師笑
曰請以數千之衆邀之必梟其首萬寶曰公以何策能
爾彥師曰兵法尚詐不可為公言之即帥衆踰熊耳山

南據要道令弓弩夾路乘高刀楯伏於溪谷令之曰俟賊半度一時俱發或問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施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李密既度險以為餘不足慮遂擁衆徐行果踰山南出彥師擊之密衆首尾斷絶不得相救遂斬密及伯當俱傳首長安盛彥師以功賜爵葛國公拜武衛將軍仍領熊州李

世勣在黎陽上遣使以密首示之告以反狀世勣北面拜伏號慟表請收瘞詔歸其尸世勣為之行服備君臣之禮大具儀衛舉軍縞素瘞密於黎陽山

二年春正月壬寅王世充悉取隋朝顯官名士為太尉府官屬杜淹戴冑皆預焉　王世充專揔朝政事無大小悉關太尉府臺省監署莫不閴然世充立三牌於府門外一求文學才識堪濟時務者一求武勇智略能摧鋒陷敵者一求身有寃滯擁抑不申者於是上書陳事

者日有數百世充悉引見躬自省覽殷勤慰諭人人自喜以為言聽計從然終無所施行下至士卒廝養世充皆以甘言悅之而實無恩施隋馬軍摠管獨孤武都為世充所親任其從弟司隸大夫機與虞部郎楊恭慎前勃海郡主簿孫師孝步兵摠管劉孝元李儉崔孝仁謀召唐兵使孝仁說武都曰王公徒為兒女之態以悅下愚而鄙隘貪忍不顧親舊豈能成大業哉圖讖之文應歸李氏人皆知之唐起晉陽奄有關內兵不留行英雄

景附且坦懷待物舉善貴功不念舊惡據勝勢以爭天下誰能敵之吾屬託身非所坐待夷滅今任曾公兵近在新安又吾之故人也若遣間使召之使夜造城下吾曹共為內應開門納之事無不集矣武都從之事泄世充皆殺之恭慎達之子也　初王世充既殺元盧慮人情未服猶媚事皇泰主禮甚謙敬又請為劉太后假子尊號曰聖感皇太后既而漸驕橫嘗賜食於宮中還家大吐疑遇毒自是不復朝謁皇泰主知其終不為臣而

力不能制唯取内庫綵物大造幡花又出諸服玩令僧散施貧乏以求福世充使其黨張績董濬守章善顯福二門宫内雜物毫釐不得出是月世充使人獻印及劍又言河水清欲以耀衆為已符瑞云　閏二月丁巳驃騎將軍張孝珉以勁卒百人襲王世充汜水城入其郛沈米船百五十艘　已未世充寇榖州世充以秦叔寶為龍驤大將軍程知節為將軍待之皆厚然二人疾世充多詐知節謂叔寶曰王公器度淺狹而多妄語好為咒

誓此乃老巫嫗耳豈撥亂之主乎世充與唐兵戰於九曲叔寶知節皆將兵在陳與其徒數十騎西馳百許步下馬拜世充曰僕荷公殊禮深思報效公性猜忌喜信讒言非僕託身之所今不能仰事請從此辭遂躍馬來降世充不敢逼上使事秦王世民世民素聞其名厚禮之以叔寶為馬軍摠管知節為左三統軍時世充驍將又有驃騎武安李君羡征南將軍臨邑田留安亦惡世充之為人帥衆來降世民引君羡置左右以留安為右

四統軍　王世充因李育德之兄厚德於獲嘉厚德與其守將趙君頴逐殷州刺史段大師以城來降以厚德為殷州刺史　癸亥陟州刺史李育德攻下王世充河内堡聚三十一所乙丑世充遣其兄子君廓侵陟州李育德擊走之斬首千餘級李厚德歸省親疾使李育德守獲嘉世充併兵攻之丁卯城陷育德及弟三人皆戰死　三月壬申王世充寇穀州刺史史萬寶戰不利王世充之寇新安也外示攻取實召文武之附己者議

受禪李世英深以為不可曰四方所以犇馳歸附東都者以公能中興隋室故也今九州之地未清其一遽正位號恐遠人皆思叛去矣世充曰公言是也長史韋節楊續等曰隋氏數窮在理昭然夫非常之事固不可與常人議之太史令樂德融曰昔歲長星出乃除舊布新之徵今歲星在角亢亢鄭之分野若不亟順天道恐王氣衰息世充從之外兵曹參軍戴冑言於世充曰君臣猶父子也休戚同之明公莫若竭忠徇國則家國俱安

矣世充詭辭稱善而遣之世充議受九錫胄復固諫世充怒出為鄭州長史使與兄子行本鎮虎牢乃使段達等言於皇泰主請加世充九錫皇泰主曰鄭公近平李密已拜太尉自是以來未有殊績俟天下稍平議之未晚段達曰太尉欲之皇泰主熟視達曰任公辛巳達等以皇泰主之詔命世充為相國假黃鉞總百揆進爵鄭王加九錫鄭國置丞相以下官　甲午王世充遣其將高毗寇義州　東都道士桓法嗣獻孔子閉房記於王

世充言相國當代隋為天子世充大悅以法嗣為諫議大夫世充又羅取雜鳥書帛繫頸自言符命而縱之有得鳥來獻者亦拜官爵於是段達以皇泰主命加世充殊禮世充奉表三讓百官勸進設位於都堂納言蘇威年老不任朝謁世充以威隋氏重臣欲以眩耀士民每勸進必冠威名及受殊禮之日扶威置百官之上然後南面正坐受之　夏四月王世充令長史韋節楊續等及太常博士衡水孔穎達造禪代儀遣段達雲定興等

十餘人入奏皇泰主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陛
下遵唐虞之迹皇泰主歛膝據梭怒曰天下高祖之天
下若隋祚未亡此言不應輙發必天命已改何煩禪讓
公等或祖禰舊臣或台鼎高位既有斯言朕復何望顏
色凜冽在廷者皆流汗退朝泣對太后世充更使人謂
之曰今海内未寧須立長君俟四方安集當復子明辟
必如前誓癸卯世充稱皇泰主命禪位於鄭遣其兄世
惲幽皇泰主於含凉殿雖有三表陳讓及敕書敦勸皇

泰主皆不知也遣諸將引兵入清宮城又遣術人以楊柳葦火祓除禁省　乙巳王世充備法駕入宮即皇帝位丙午大赦改元開明戊申王世充立子玄應為太子玄恕為漢王餘兄弟宗族十九人皆為王奉皇泰主為潞國公以蘇威為太師段達為司徒雲定興為太尉張僅為司空楊續為納言章節為内史王隆為左僕射韋霽為右僕射齊王世惲為尚書令楊汪為吏部尚書杜淹為少吏部鄭珽為御史大夫世惲世充之兄也又以

國子助教吳人陸德明為漢王師令玄恕就其家行束
脩禮德明恥之故服巴豆散卧稱病玄恕入跪牀下對
之遺利竟不與語德明名朗以字行世充於闕下及玄
武門等處皆設榻坐無常所親受章表或輕騎遊歷衢
市亦不清道民但避路而已世充按轡徐行語之曰昔
時天子深居九重在下事情無由聞徹今世充非貪天
位但欲救恤時危正如一州刺史親覽庶務當與士庶
共評朝政尚恐門有禁限今於門外設坐聽朝宜各盡

情又令西朝堂納宽抑東朝堂納直諫於是獻書上策
者日有數百條流既煩省覽難遍數日後不復更出
王世充將軍丘懷義居門下内省召越王君度漢王玄
恕將軍郭士衡雜妓妾飲博侍御史張藴古彈之世充
大怒令散手執君度玄恕批其耳數十又命引入東上
閤杖之各四十懷義士衡不問賞藴古帛百段遷太子
舍人君度世充之兄子也世充每聽朝殷勤誨諭言詞
重複千端萬緒侍衛之人不勝倦弊百司奏事疲於聽

受御史大夫蘇良諫曰陛下語太多而無領要計云爾即可何煩許辭也世充黙然良久亦不罪良然性如是終不能改也　王世充數攻伊州摠管張善相拒之糧盡援兵不至癸亥城陷善相罵世充極口而死帝聞歎曰吾負善相善相不負吾也賜其子爵襄城郡公　五月王世充陷義州復寇西濟州遣右驍衛大將軍劉弘基將兵救之　癸巳梁州摠管山東道安撫副使陳政為麾下所殺攜其首奔王世充政茂之子也王世充以

禮部尚書裴仁基左輔大將軍裴行儼有威名忌之仁基父子知之亦不自安乃與尚書左丞宇文儒童儒童弟尚食直長温散騎常侍崔德本謀殺世充及其黨復尊立皇泰主事泄皆夷三族齊王世惲言於世充曰儒童等謀反正為皇泰主尚在故也不如早除之世充從之遣兄子唐王仁則及家奴梁百年酖皇泰主皇泰主曰更為請太尉以往者之言未應至此百年欲為啟陳世惲不許又請與太后辭訣亦不許乃布席焚香禮佛

顧自今已往不復生帝王家飲藥不能絶以帛縊殺之謚曰恭皇帝世充以其兄楚王世偉為太保齊王世惲為大傅領尚書令、秋七月王世充遣其將羅士信寇穀州士信帥其衆千餘人來降先是士信從李密擊世充兵敗為世充所得世充厚禮之與同寢食既而得邴元真等待之如士信士信恥之士信有駿馬世充兄子趙王道詢欲之不與世充奪之以賜道詢士信怒故來降上聞其來甚喜遣使迎勞賜帛五千段稟食其所部

以士信為陜州道行軍摠管世充左龍驤將軍臨涇席辯與同列楊虔安李君義皆帥所部來降　丙子王世充遣其將郭士衡寇穀州刺史任瓌大破之俘斬且盡

甲申行軍摠管劉弘基遣其將种如願襲王世充河陽城毁其河橋而還　八月丙午將軍秦武通軍至洛陽敗世充將葛彥璋　冬十月王世充自將兵徇地至滑臺臨黎陽尉氏城主時德叡汴州刺史王要漢亳州刺史丁叔則遣使降之以德叡為尉州刺史要漢伯當

之兄也　王世充遣其從弟世辯以徐亳之兵攻雍丘李公逸遣使求救上以隔賊境不能救公逸乃留其屬李善行守雍丘身帥輕騎入朝至襄城為世充伊州刺史張殷所獲世充謂曰卿越鄭臣唐其說安在公逸曰我於天下唯知有唐不知有鄭世充怒斬之善行亦沒上以公逸子為襄邑公

三年王世充將帥州縣來降者時月相繼世充乃峻其法一人亡叛舉家無少長就戮父子兄弟夫婦許相告

而免之又使伍家爲保有舉家亡者四隣不覺皆坐誅殺人益多而亡者益甚至於樵采之人出入皆有限數公私愁窘人不聊生矣以宫城爲大獄意所忌者并其家屬收繫宫中諸將出討亦質其家屬於宫中禁止者常不減萬口餒死者日有數十世充又以臺省官爲司鄭管原伊殷梁湊嵩谷懐德等十二州營田使丞郎得爲此行者喜若登僊 夏四月羅士信圍慈㵎王世充使太子玄應拒之士信刺玄應墜馬人救之得免 庚

申懷州揔管黄君漢擊王世充太子玄應於西濟州大破之熊州行軍揔管史萬寶邀之於九曲又破之 辛酉世充陷鄧州 五月突厥遣阿史那揭多獻馬千匹於王世充且求婚世充以宗女妻之并與之互市 顯州行臺尚書令楚王楊士林雖受唐官爵而北結王世充南通蕭銑詔廬江王瑗與安撫使李弘敏討之兵未行長史田瓚為士林所忌甲寅瓚殺士林降於世充世充以瓚為顯州揔管 上議擊世充世充聞之選諸州

鎮驍勇皆集洛陽置四鎮將軍募人分守四城　秋七月壬戌詔秦王世民督諸軍擊世充陜東道行臺屈突通二子在洛陽上謂通曰今欲使卿東征如卿二兒何通曰臣昔為俘囚分當就死陛下釋縛加以恩禮當是之時臣心口相誓期以更生餘年為陛下盡節但恐不獲死所耳今得備先驅二兒何足顧乎上歎曰徇義之士一至此乎　癸亥突厥遣使潛詣王世充潞州摠管李襲譽邀擊敗之虜牛羊萬計　壬午秦王世民至新

安王世充遣魏王弘烈鎮襄陽荆王行本鎮虎牢宋王泰鎮懐州齊王世惲檢校南城楚王世偉守寳城太子玄應守東城漢王元恕守含嘉城魯王道徇守曜儀城世充自將戰兵左輔大將軍楊公卿帥左龍驤二十八府騎兵右游擊大將軍郭善才帥内軍二十八府步兵左游擊大將軍跋野綱帥外軍二十八府步兵揔三萬人以備唐弘烈行本世偉之子泰世充之兄子也　羅士信將前鋒圍慈澗王世充自將兵三萬救之已丑秦

王世民將輕騎前覘世充猝與之遇衆寡不敵道路險阨為世充所圍世民左右馳射皆應弦而斃獲其左建威將軍燕琪世充乃退世民還營埃塵覆面軍不復識欲拒之世民免冑自言乃得入旦日帥步騎五萬進軍慈澗世充拔慈澗之戍歸於洛陽世民遣行軍摠管史萬寶自宜陽南據龍門將軍劉德威自太行東圍河内上谷公王君廓自洛口斷其餉道懐州摠管王君漢自河陰攻回洛城大軍屯於北邙連營以逼之世充洧州長

史縈水張公謹與刺史崔樞以州城來降　八月鄧州土豪執王世充所署刺史來降　甲辰王君漢遣校尉張夜叉以舟師襲回洛城克之獲其將達奚善定斷河陽南橋而還降其堡聚二十餘世充使太子玄應帥楊公卿等攻回洛不克乃築月城於其西留兵戍之世充陳於青城宮秦王世民亦置陳當之世充隔水謂世民曰隋室傾覆唐帝關中鄭帝河南世充未嘗西侵王忽舉兵東來何也世民使宇文士及應之曰四海咸仰皇

風唯公過阻聲教為此而來世充曰相與息兵講好不亦善乎又應之曰奉詔取東都不令講好至暮各引兵還　九月癸酉王世充顯州揔管田瓚以所部二十五州來降自是襄陽聲問與世充絶　史萬寶進軍甘泉宮丁丑秦王世民遣右武衛將軍王君廓攻轘轅拔之王世充遣其將魏隱等擊君廓君廓偽遁設伏大破之遂東徇地至管城而還先是王世充將郭士衡許羅漢掠唐境君廓以策擊却之詔勞之曰卿以十三人破賊

一萬自古以少制衆未之有也世充尉州刺史時德叡帥所部杞夏陳隨許潁尉七州來降秦王世民以便宜命州縣官並依世充所署無所變易改尉州為南汴州於是河南州縣相繼來降　辛巳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登魏宣武陵王世充帥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槊直趨世民尉遲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世充兵稍却敬德翼世民出圍世民敬德更帥騎兵還戰出入世充陳往返無所礙屈突通引大兵繼至世充兵

大敗僅以身免擒其冠軍大將軍陳智略斬首千餘級獲排矟兵六千　冬十月甲午王世充大將軍張振周來降　甲辰行軍摠管羅士信襲王世充硤石堡拔之士信又圍千金堡堡中大罵之士信夜遣百餘人抱嬰兒數十至堡下使兒啼呼詐云從東都來歸羅摠管既而相謂曰此千金堡也吾屬誤矣即去堡中以為士信已去來者洛陽亡人出兵追之士信伏兵於道伺其門開突入屠之　李密之敗也楊慶歸洛陽世充以為管

州總管妻以兄女秦王世民逼洛陽楊慶潛遣人請降世民遣總管徐世勣將兵往據其城慶來降拜上柱國郇國公時世充太子玄應鎮虎牢軍於滎汴之間聞之引兵趣管城李世勣擊却之使郭孝恪為書說滎州刺史魏陸陸密請降玄應遣大將軍張志就陸徵兵丙辰陸擒志等四將舉州來降陽城令王雄帥諸堡來降秦王世民使李世勣引兵應之以雄為嵩州刺史嵩南之路始通魏陸使張志詐為玄應書停其東道之兵令其

將張慈寳且還汴州又密告汴州刺史王要漢使圖慈寳要漢斬慈寳以降玄應聞諸州皆叛大懼棄還洛陽詔以要漢為汴州摠管賜爵郳國公　十一月戊子安撫大使李大亮取王世充沮華二州　唐兵逼洛陽王世充遣使求救於竇建德建德遣使詣世充許以赴援事見唐平河朔　十二月辛卯王世充許亳等十一州皆請降辛丑王世充隨州摠管徐毅舉州降　王世充遣其兄子代王琬長孫安世詣竇建德報聘且乞師

四年春正月王世充梁州揔管程嘉會以所部來降杜伏威遣其將陳正通徐紹宗帥精兵二千來會秦王世民擊王世充甲申攻梁克之　秦王世民選精鋭千餘騎皆皂衣玄甲分為左右隊使秦叔寶程知節尉遲敬德翟長孫分將之每戰世民親被玄甲帥之為前鋒乘機進擊所向無不摧破敵人畏之行臺僕射屈突通賛皇公竇軌將兵按行營屯猝與王世充遇戰不利秦王世民帥玄甲救之世充大敗獲其騎將葛彦璋俘斬

六千餘人世充遁歸　王世充太子玄應將兵數千人自虎牢運糧入洛陽秦王世民遣將軍李君羨邀擊大破之玄應僅以身免世民使宇文士及奏請進圍東都上謂士及曰歸語爾王今取洛陽止欲息兵克城之日乘輿法物圖籍器械非私家所須者委汝收之其餘子女玉帛竝以分賜將士辛丑世民移軍青城宮壁壘未立王世充帥衆二萬自方諸門出憑故馬坊垣塹臨穀水以拒唐兵諸將皆懼世民以精騎陳於北邙魏宣武

陵以望之謂左右曰賊勢窘矣悉衆而出徼幸一戰今日破之後不敢復出矣命屈突通帥步卒五千渡水擊之戒通曰兵交則縱煙煙作世民引騎南下身先士卒與通合勢力戰世民欲知世充陳厚薄與精騎數十衝之直出其背衆皆披靡殺傷甚衆既而限以長堤與諸騎相失將軍丘行恭獨從世民世充數騎追及之世民馬中流矢而斃行恭回騎射追者發無不中追者不敢前乃下馬以授世民行恭於馬前步執長刀距躍大呼

斬數人突陳而出得入大軍世充亦帥衆殊死戰散而
復合者數四自辰至午世充兵始退世民縱兵乘之直
抵城下俘斬七千人遂圍之驃騎將軍段志玄與世充
兵力戰深入馬倒為世充兵所擒兩騎夾持其髻將渡
洛水志玄踴身而奮二人俱墜馬志玄馳歸追者數百
騎不敢逼初驃騎將軍王懷文為唐軍斥候為世充所
獲世充欲慰悦之引置左右壬寅世充出右掖門臨洛
水為陳懷文忽引槊刺世充世充衷甲槊折不能入左

右捽出不意皆愕眙不知所為懷文走趣唐軍至寫口

追獲殺之世充歸解去衷甲袒示羣臣曰懷文以槊刺

我卒不能傷豈非天所命乎先是御史大夫鄭頲不樂

仕世充多稱疾不預事至是謂世充曰臣聞佛有金剛

不壞身陛下真是也臣實多幸得生佛世願棄官削髮

為沙門服勤精進以資陛下之神武世充曰國之大臣

聲望素重一旦入道將駭物聽俟兵革休息當從心志

頲固請不許退謂其妻曰吾束髮從官志慕名節不幸

遭遇亂世流離至此側身猜忌之朝累足危亡之地智力淺薄無以自全人生會當有死早晚何殊姑從吾所好死亦無憾遂削髪被僧服世充聞之大怒曰爾以我為必敗欲茍免邪不誅之何以制衆遂斬逷於市逷言笑自若觀者壯之詔贈王懐文上柱國朔州刺史　庚戌王泰棄河陽走其將趙夐等以城來降别將單雄信裴孝達與摠管王君廓相持於洛口秦王世民帥步騎五千援之至轘轅雄信等遁去君廓追敗之　乙卯王

世充懷州刺史陸善宗以城降　秦王世民圍洛陽宮城城中守禦甚嚴大礮飛石重五十觔擲二百步八弓弩箭如車輻鏃如巨斧射五百步世民四面攻之晝夜不息旬餘不克城中欲翻城者凡十三輩皆不果發而死唐將士皆疲弊思歸摠管劉弘基等請班師世民曰今大舉而來當一勞永逸東方諸州已望風款服唯洛陽孤城勢不能久功在垂成柰何棄之而去乃下令軍中曰洛陽未破師必不還敢言班師者斬衆乃不敢復

言上聞之亦容教世民使還世民表稱洛陽必可克又遣參謀軍事封德彝入朝面論形勢德彝言於上曰世充得地雖多率皆羈屬號令所行唯洛陽一城而已智盡力窮克在朝夕今若旋師賊勢復振更相連結後必難圖上乃從之世民遺世充書諭以禍福世充不報

戊午王世充鄭州司兵沈悅遣使詣左武候大將軍李世勣請降左衛將軍王君廓夜引兵襲虎牢悅為內應遂拔之獲其荆王行本及長史戴胄悅君理之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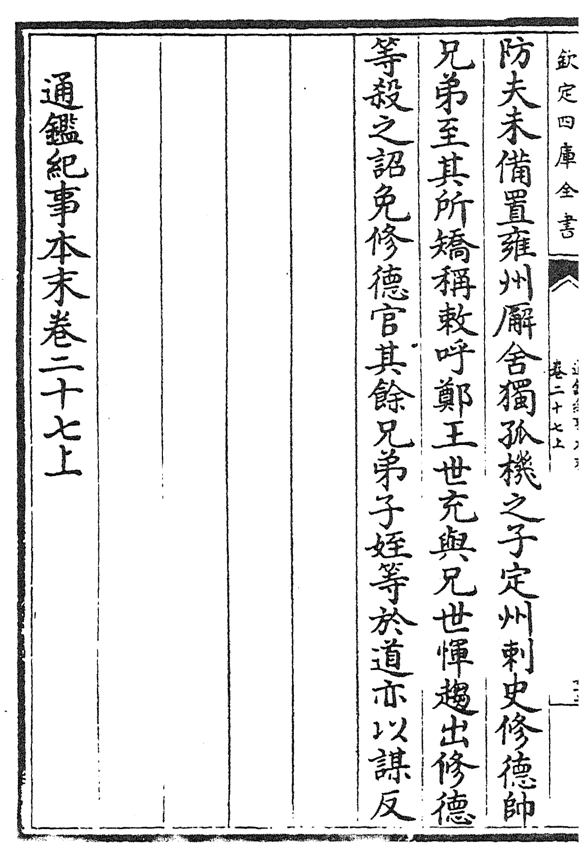
唐兵圍洛陽掘塹築壘而守之城中乏食絹一疋直粟
三升布十疋直鹽一升服飾珍玩賤如土芥民食草根
木葉皆盡相與澄取浮泥投米屑作餅食之皆病身腫
脚弱死者相枕倚於道皇泰主之遷民入宮城也凡三
萬家至是無三千家雖貴為公卿糠覈不充尚書郎以
下躬自負戴往往餒死竇建德使其將范願守曹州悉
發孟海公徐圓朗之衆西救洛陽至滑州王世充行臺
僕射韓洪開門納之己卯軍於酸棗　秦王世民中分

麾下使屈突通副齊王元吉圍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三千五百人東趣武平事見唐平河朔　夏四月壬寅王世充騎將楊公卿單雄信引兵出戰齊王元吉擊之不利行軍摠管盧君諤戰死　王世充平州刺史周仲隱以城來降　五月擒竇建德甲子王世充偃師鞏縣皆降　乙丑以太子左庶子鄭善果為山東道撫慰大使世充將王德仁棄故洛陽城而遁亞將趙季卿以城降秦王世民囚竇建德王琬長孫安世郭士衡等至洛陽城下以

示世充世充與建德語而泣仍遣安世等入城言敗狀世充召諸將議突圍走襄陽諸將皆曰吾所恃者夏王夏王今已為擒雖得出終必無成丙寅世充素服帥其太子羣臣二千餘人詣軍門降世民禮接之世充俯伏流汗世民曰卿常以童子見處今見童子何恭之甚邪世充頓首謝罪於是部分諸軍先入洛陽分守市肆禁止侵掠無敢犯者丁卯世民入宮城命記室房玄齡先入中書門下省收隋圖籍制詔已為世充所毀無所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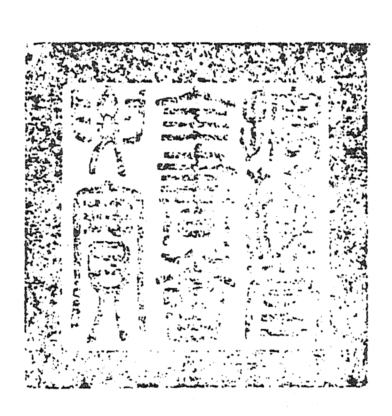
命蕭瑀竇軌等封庫收其金帛班賜將士收世充之黨罪尤大者段達王隆崔洪丹薛德音楊汪孟孝義單雄信楊公卿郭什柱郭士衡董叡張童兒王德仁朱粲郭善才等十餘人斬於洛水之上士民疾朱粲殘忍競投瓦礫擊其尸須臾如塚囚韋節楊續長孫安世等十餘人送長安士民無罪為世充所囚者皆釋之所殺者祭而誄之　戊寅王世充徐州行臺杷王世辯以徐宋等三十八州詣河南道安撫大使任瓌請降世充故地悉

平　秋七月庚申王世充行臺王弘烈王泰左僕射豆盧行褒右僕射蘇世長以襄州來降上與行褒世長皆有舊先是屢以書招之行褒輒殺使者既至長安上誅行褒而責世長世長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陛下既得之矣豈可復忿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乎上笑而釋之以為諫議大夫　甲子俘王世充於太廟上見王世充而數之王世充曰臣罪固當誅然秦王許臣不死丙寅詔赦世充為庶人與兄弟子姪徙處蜀　王世充以



防夫未備置雍州廨舍獨孤機之子定州刺史修德帥兄弟至其所矯稱敕呼鄭王世充與兄世惲趨出修德等殺之詔免修德官其餘兄弟子姪等於道亦以謀反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七上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王心仁